

台文放送

第 95 期 | 2026 年 8 月

發行人：方真真

出版：國立台北教育大學

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

主編：劉建伶

出版地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

電話：(02) 27321104 EXT. 62231

傳真：(02) 23788790

目 錄

◆ 所務焦點與大新聞

1. 狂賀！本系「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」大學部正式開辦與招生！ P2
2. 課程介紹：台灣史蹟導覽與教學 p4

◆ 藝文創作

1. 散文：〈寶琴姐〉—— 謝建平 p5
2. 詩作：〈我在哀嚎〉—— 謝建平 p8

◆ 文學與學術評論

1. 評論：〈關於賴和《富戶人的歷史》〉—— 謝建平 .. p10

◆ 所務紀錄與公告

1. 台文放送徵稿公告 p14

◆ 所務焦點與大新聞

狂賀！本系「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」大學部正式開辦與招生！

承蒙教育部的核准，本所於 114 學年度迎來了轉型的重要里程碑。原「台灣文化研究所」自 115 學年度起正式轉型並更名為「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」，且將於 2026 年（115 學年度）正式開辦大學部並招收首屆大學部學生！同時，原「台灣文化研究所」之碩士班也將同步整併，更名為「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碩士班」。本系的成立與大學部的正式招生，象徵著台灣語言與文化教育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進一步深化、完整與扎根。

本系以「台灣文學」、「台灣史學」以及「台灣語言」三元共構為核心特色。課程設計兼顧專業深化與跨領域統整，學生可依興趣選擇文學、史學或語言學方向，並透過核心課程、台灣文化專業課程（文學領域、史學領域、文化領域）、台灣語言專業課程與跨領域及應用課程建立完整知能，讓學生在個別研究主題中同時具備多元視野。

本系培養文學、文化、歷史及台灣台語等台灣文化專業人才，以實地田野調查、學術交流、專題演講與研討會的舉辦，培養優質的專業人才。另也積極與在地文史工作者、博物館與檔案館、政府部門、旅遊業等合作，培養文史應用轉譯人才，使學生將台灣語言與文化之知識運用於實務。同時，本系也將協助學生培養第二專長，結合文化創意與相關產業，拓展在文化教學、史蹟導覽、文化傳播與專業創作等領域的發展。

為了慶祝大學部的正式開辦，本期特別附上來自學術界與文史界同仁贈送的花籃與賀聯照片（如下圖），賀聯上書寫著「賀 本所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大學部創系」，展現對本系未來蓬勃發展的深切期待與祝福！



花的照片／慶賀開辦大學部特別報導：照片中為擺放在系辦公室的璀璨花籃，上面附著顯眼的紅色祝賀卡片，卡片手寫著「賀 本系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大學部創系 誌慶」等賀詞，彰顯全系所同賀大學部開辦的大新聞氣氛。

課程心得分享。

為了深化課堂學習，本系更積極推動田野考察，將課堂移至台灣珍貴的歷史現場與古蹟建築。下圖為本學期課程帶領學生前往參訪台北市襄陽路歷史古蹟「原日本勸業銀行台北支店（今臺灣土地銀行）」時，師生於戶外街景前進行文史現場考察時的剪影，讓歷史與古蹟不再只是教科書上的文字，而是真實可觸碰與思索的精神史。



古蹟與課程照片／戶外田野考察剪影：照片呈現了雄偉莊嚴的勸業銀行舊廈（今臺灣土地銀行）建築街景。古樸的羅馬柱廊與厚實的石造外牆在熙攘的人行道旁聳立，象徵著「文史台灣學術講座」與「台灣白色恐怖文史專題」課程帶領學生探訪台北都市文化與歷史空間遺存的田野足跡。

◆ 藝文創作

散文：〈寶琴姐〉

謝建平

馬祖西莒有名可考的「小倩」有兩位，分居島嶼的西北側坤坵、蛇島一帶，和東北角的菜圃澳、新兵隊、垃圾場到 85 高地附近。坤坵小倩叫阿雪，做仙時未滿 18 歲；菜圃澳這位名為寶琴，是軍中樂園 831 的紅牌首席，年齡應在三十上下。兩位都是因愛自戕羽化，皆因良人不良、渣男負心。都在苦等許久之後心結難解，選擇終結自己、免除痛苦。不過死後心有不甘，遇到頻道相通的阿兵哥，就會現身哭訴委屈。阿雪可能年紀輕，比較害羞，真正全身現形的機會不常見，只是偶爾調皮的製造詭異情況嚇嚇小兵。寶琴則不同，看過本尊現身的保守估計數十人，可能她在 831 江湖歷練過、膽識過人、百無禁忌。所以，每次軍友們聚會聊天，三杯黃湯之後，寶琴姐的故事就會加油添醋的被端出來。

有人說寶琴姐姓薛，也有人說姓謝，還有人謠傳她是指揮官之女。估計是那時的島主指揮官也姓謝，他為了拼業績，簡直把島上的兵當成反共宣傳電視劇「寒流」中的勞改犯一樣，每天有構不完的工、搶不完的鋼筋、水泥、工材、海砂等物資，有人故意挾怨報復抹黑。粗想也知，將軍之女怎麼可能任意埋骨外島、無人問問，唯一的香火還得靠寶琴姐墓塚旁，七哨的土步阿兵們每月奉獻。萬一他們忘了，還得勞煩祂晚上出來奔波，去跟一線步兵連的菜鳥衛兵索討，嚇得這些可憐的小兵哇哇大叫、屁滾尿流、踉蹌爬行躲回寢室。

其實她只是個苦命的女子，是誤墜紅塵與風塵的折翼天使。三十多年前用最原始的身體，撫慰莒光阿兵哥的寂寞身心、舒解年輕軍士的情慾。沒錯，她是 831 的侍應生，也有人不友善的叫「軍妓」。不管她姓什麼？在戰地政務戒嚴時代的外島馬祖西莒，隻身孤單的在異地販售身體，最後連死亡都是冤情。

西莒垃圾場擴建時，要把原來一線步兵菜圃澳連的七哨拆除，同時也把旁邊寶琴姐的家推平。事情來了，據當時莒光鄉長親口說，寶琴姐開棺當天，一切準備就緒，中午原本風和日麗，道士在完成簡單的儀式、焚香燒紙後，烏雲逐漸從北方的海面上壓過來，瞬間大雨傾盆而下。撿骨的土公仔在挖開寶琴姐沈睡多年的靈穴後，掀開腐爛不堪的棺蓋，面前呈現的竟是一副壽衣零亂、身體扭曲的白骨。鄉長還說：棺材蓋內側還有一道道零亂深淺不一的抓痕。唯一的可能就是寶琴姐入殮下葬時，根本就還沒死亡，或許只是休克假死狀態或是暫時停止呼吸，也就是說寶琴姐很有可能是被粗心誤判死亡而「活埋」。

想想寶琴姐醒來之時四週闇黑，呼天不應、叫地不靈，一身壽衣才知自己被誤葬。在幽暗中飢渴交加，拼命抓著棺材蓋呼喊救命，也不知經過多久才窒息或餓死？難怪她會心有不甘、怨念四溢，多年來到處找可憐的阿兵哥哭泣訴苦。根據實際訪談寶琴姐去世當年的鄉長表示，他對

831 小姐自殺這件事印象深刻。軍方說法是她吸食強力膠過度，導致休克死亡。民間版的卻直言，是某個夭壽軍官騙財又騙色，哄騙說要與她白頭偕老、共渡人生。結果輪調回台灣之後就斷絕音訊，還把她多年攢下的積蓄全部拐走。寶琴姐每天一封信，一航次十封情書盼望情郎回頭，得到的卻是一堆「查無此人」的退信。三個月後她萬念俱灰，身著紅衣紅褲，用一條紅布在 831 的房間內結束自己坎坷的一生。

現在的西莒島七哨遺址，1994 年以前是陸高 686 連的三組寢室，之前的七哨在垃圾場的懸崖邊上。後來垃圾場擴大，把原來的七哨和寶琴姐的家通通拆掉剷平，七哨才改到原 686 連的三組。不過不管是老七哨和防砲三組，都是寶琴姐的勢力範圍，也都是她夜夜巡行的角頭。阿兵哥如果打瞌睡、不乖，輕者敲腦袋，重則出來嚇嚇你。

1989 年中的某個夏夜，約略剛過了凌晨三點，月光銀河閃爍燦爛，陸高 686 連的三組 40 砲陣地有個菜鳥新兵正在站哨。忽然聽到背後有女子笑聲，一轉身，45 度斜斜的 40 砲管上坐著一位長髮飄逸的女人。新兵乍看之下還未回神，想說砲管上怎能坐人？還是個女輕貌美的女人。女子就一邊梳頭、一邊笑著問：「少年仔，我有水嘸？」隨即臉色一沉又問：「為什麼他要拋棄我？是嫌我出身不好還是不夠漂亮？」再來就淚流滿面，哭得悲痛欲絕。菜鳥這才驚覺，原來之前學長講的故事是真的，不是故意要嚇新兵才亂編的鬼故事，祂真的出現了……寶琴姐。

結果新兵嚇到連滾帶爬，呼爹喊娘的衝回寢室，拿起電話直接搖回連部戰情中心，說是碰到女鬼了，他直接向值班的戰情官表示，寧可被判軍法也絕不上去砲陣地站哨。剛好連長巡視完八槍八砲回來，在戰情通訊班聊天，一把搶過話筒，聽他發抖的報告事情經過。連長反覆的安慰他說沒事，我們又沒害過祂，祂只是太無聊，想出來找人訴苦談心而已。想不到吧！連長和菜鳥兩個人，就這樣隔著話筒一來一往一直聊、一直安撫加安慰。直到黎明時分天光微亮，連長要菜鳥去叫據點的班長起床，交代班長一些事情後，兩人稍事梳洗整理，等太陽出來後就回到連部，記得把行裡整理好一起捎回來，菜鳥先躲在連部避風頭。

事實上，寶琴姐也常常巡視祂的「角頭」，從七哨、三組、新兵隊、小圓環到 85 高地內的各個寢室，都有祂出沒的記錄。有人曾在月光下，看祂在新兵隊的圓環一圈又一圈的散步，偶爾還哼著流行歌曲。據當年菜園澳連的步兵戰友口述，他曾被寶琴姐「欺負過」，以下是受害（益）者在臉書上的陳述：「那時下哨後剛睡不久，就聞到一股濃濃的香水味道，接著聽到有年輕女人聲音叫我的名字。正覺得奇怪的時候，寶琴姐就壓下來了，她要親我的小嘴，我死命掙扎不從，結果還是被親到嘴唇旁邊，隔天才發現臉頰上多了一個草莓。……我掙脫後很害怕，就趕快跑到上舖跟學弟擠著睡，結果她又上來糾纏我。我嚇到全身一直發抖，學弟卻問怎麼一直抖，我跟他

說有女鬼纏著我。後來我就跑上觀測所的寢室去睡，結果祂還是不放過的追上來，最後竟然在觀測所內被她得逞了，內褲黏黏糊糊的，不過坦白講，確實很爽……」

另外，七哨的步兵半夜站衛兵打瞌睡，也常被身穿紅色嫁衣的寶琴姐現身嚇醒；她有時也會狠狠的從背後敲衛兵腦袋，並且用悠悠的聲音告誡「站衛兵不能打瞌睡，會被水鬼摸掉腦袋、割耳朵喔……」。因為寶琴姐的家就位在七哨圍牆外隔壁數公尺而已，基於鄰居互助精神，保護阿兵哥就成了祂無法割捨的重責大任。而阿兵哥為了敦親睦鄰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也會準備簡單的飯菜、香燭金紙，好好祭拜這位美麗的苦命女子，希望相安無事、平安退伍。但是最怕一、二線換防時忘了交接，或是主持祭拜的老兵退伍時忘了交代；新的單位或菜鳥可能鐵齒而失了禮數，忘了準時招待寶琴姐。不過沒關係，當天晚上就看哪個阿兵哥八字比較輕、或是運勢比較差，祂一定出來好好提醒這些不長眼又不好鬥陣的歹厝邊。

我從軍事看守所出獄後，從一線步兵連被丟到全島最硬的陸軍高砲 686 連。過沒多久，不知什麼原因雙腳大面積感染蜂窩性組織炎，最後搞到無法走路，只好送去島上最高醫療單位……莒光醫院住院治療。進去後每天打抗生素，連續打了三天，打到血管都硬化了，再換另外一隻手打，同樣也硬掉。也才知道，打抗生素時血管好像傷口塗上雙氧水，痛到像會咬人一般。那時醫院裡連我才三個病患，一個是遺傳了羊癲瘋，但還是被抓來當兵。因為下部隊後常常發病，本來可以驗退返台退伍的，就因某次島主指揮官來巡視醫院時，他老兄沒有立即下床大喊「指揮官好」，所以就被故意刁難，要等到他在指揮官面前現場發作，才要核准他退伍。另外一位是在新兵隊的廁所被鬼嚇到發瘋的新兵，我問他看到的是男是女？他傻傻的笑著說：漂亮姐姐，我想應該又是寶琴姐的傑作。但是我也很懷疑，沒事寶琴姐跑去新兵隊的廁所嚇菜鳥幹嘛？雖說也是祂的轄區，但是目的性不足，我懷疑這傢伙應該是聽連上老兵講過寶琴姐，故意假裝說遇上祂，裝瘋賣傻想騙驗退免當兵。

1990 年 520 郝柏村組閣，陳履安擔任國防部長，照慣例所有外島都要巡視一遍。我因叛亂犯身份特殊，又不良於行的住院。長官們怕部長問東問西，我又回答的太過老實，於是決定把我抬到醫院後方的芒草叢藏起來，等部長走了才把我抬回來。就這樣我在草叢中和蛇鼠昆蟲，渡過了一個難忘的上午。那天晚上，不知又是何方神聖駕臨，還是我引來沖煞？瘋子新兵滿病房飛舞奔跑唱歌，偌大的病房只有三個病患，院方也不理我們。晚上熄燈時，癲癇學長要去關燈，結果開關漏電，當場他被電到發作。我見狀大聲呼救，結果也沒人理，所以叫發瘋的新兵趕快去外面求救。他老兄先是一愣，還在假鬼假怪的唱歌，我只好破口大罵，一路請示他十八代祖公祖媽，並且撂下狠話：「X 你娘，你再假裝，如果學長出事，我先把你的手腳打斷，再說你害死學長，讓你去判軍法，學長的鬼魂也會回來找你算帳」。結果他低著頭，馬上衝出去找醫生救人。事後想想，不知道是他在關鍵時刻不敢再假裝了？還是怕害死學長後會回來找他報仇？那一刻，我確信他的腦袋是清楚的。

西莒的 831 位於指揮部下方的西坵村口，每週四上午，我們固定要上莒光日教學，小姐們就要到醫院「裝備檢查」。帶頭大姊叫「春美仔」，又黑又壯，估計體重絕對超過 80 公斤。出口成髒、煙不離手。這群鶯鶯燕燕大姐們檢查完後，邁著雄壯的步伐、挺著粗胖的身軀，開始在醫院裡逛大街。不知幸或不幸，癩痢學長 and 瘋子新兵去上莒光日，只剩我一個無法下床行動的躺在病房。春美仔一看見獵物，馬上跑過來捏著我的臉頰說：唉唷喂！可憐的少年煙投仔桑，你奈祿行路，阿姐甲你惜惜，要記得出院來找阿姐「交關」，第一次免錢算是沙咪斯。我只好展現大男人氣慨講：嚟靠北，等林北出院你就知死。

那年的農曆過年，步兵 1 營 2 連和 4 營 3 連的老兵，在 831 喝酒為了搶眉角打群架（我確定絕對不是搶美眉，因為侍應生的品相都太有特色）。那天我剛從輔訓隊出來過年放假三天，理個大光頭，就站在特約茶室門外石牆上看他們打成一團，第一波憲兵來時反而被雙方聯手毆打。我哈哈大笑看戲，後來軍法官來抓人，問我為什麼在這不跑？我回說戲還沒看完、又沒打架，幹嘛要跑？他瞪著大眼，覺得這個光頭二兵菜鳥很怪，也就不理我了。

翌年初，馬祖西莒的 831 熄燈了，待我驚覺時已經人去樓空，本來想去買張票留做紀念的。而原來的房舍被西坵的雞嫂佔去養雞，有阿兵哥戲說：走了大雞，卻來了真雞。這幾年我幾次返回防區，每次經過這棟白色建築物時總在想，如果寶琴姐的魂魄還在裡面，都四十年了，她應該會很孤單才對。

詩作：〈我在哀嚎〉

謝建平

我在哀嚎，在流行音樂中心

如喪考妣的自嗨歡唱

歌聲和音符大打出手

音準和伴奏相互踩點火拼

門票收入是未來的購屋自備款

又關選舉什麼鳥事？

我在哀嚎，在演講會上慷慨激昂

「不要歪哥就好，賺這種錢，子孫沒好尾」

母親呼喚雷公電母大力助陣
媽寶是神聖不可質疑的老孩
不然呢？用證據一槍礮了我
新竹城隍爺目前失明且失智

我在哀嚎，在自己的廣播電台心戰喊話
小草割了還會再長
鈔票撈完還有補助
只要你們不放棄，吃錢鴨伯
一定永遠守在大家左右，生吞活剝
億元、無願、返回、固守。死不認錯

我在哀嚎，我是高高在上的台大教授
圖利無罪，兩百多億的鉅款宛若二百元
打賞給中國甜點，都要乘十
不要懷疑白色的清廉～清除又廉價
黨名可以偷，黑錢當然可以境外交易

我在哀嚎，同學、部屬再加天下所有人
都是你們誤了朕的登龍之路
戰狼姐和擦汗妹在電子媒體前
被麥克風堵到神智錯亂、胡說八道
妻子買豪宅，好像逛街買菜
趕集又敢急，照顧第二世的媽寶
世上只有媽媽好，君不知
藏錢技術欠佳，因為媽媽沒教導

我在哀嚎，哀嚎這世界
對五百年不世出的奇才太過嚴苛
任何質疑，都是蓄意抹黑
我不想聽，不要惹我生氣
以前丟病歷，現在大甩鍋
我是亞斯伯格症病患，我不會貪污

◆ 文學與學術評論

評論：〈關於賴和《富戶人的歷史》〉

謝建平

《前言》

《富戶人的歷史》是賴和未發表的遺稿，作者署名為「走街仔先」，我們先從什麼是走街仔先說起。清治到日治時期，台灣因醫療缺乏、公共衛生概念幾乎付之闕如，人民生病不外乎求神問卜、做法事，不然就是去保生大帝和飛天老祖為主祀的廟宇求藥籤。最普遍的是食用廟裡天公爐的香灰，或是刮下神明神像上的木頭屑沖水煮食來保平安。古早時，民間醫生泛稱叫赤腳仙仔或是王祿仔仙，跟華語系統裡走江湖的郎中大致相同，而行走江湖的醫生就被稱呼為「走街仔仙」。取其四處遊方、穿巷走街，從這一村看診到那一庄，與道士、和尚、江湖人士一樣浪跡天涯。

台灣一直到 70 年代，鄉下廟口都還有「假日康樂隊」的表演，往往利用假日晚上表演各種符法、玄學、拳頭功夫、唱歌跳舞和馬戲特技等等。在缺乏娛樂、電視又不普及的年代，所謂賣藥的王祿仔常常以康樂隊的方式，在各鄉間大廟口邀請電視或廣播明星來登台表演，藉此糾集觀眾、推銷藥品。也因為這些表演團體都是以藥品推銷為目的，所以也同樣就被冠以「走街仔仙的康樂隊」。

賴和自稱走街仔先（仙），當然源於明清以降至日治時期，江湖郎中社會地位不高，因而在這種背景之下的自謙與自嘲。雖然日治時代醫生已有別於封建時代的地位，不過賴和生性不喜搶風頭，戲稱自己為走街仔先，純粹是其個性使然。賴和生於 1894 年，隔年台灣即由清國割讓給日本統治。亦即賴和可以說是「全日本化」的日本殖民台灣第一代，除了母語是台語、漢文之外，他更是完整日式教育成長的台灣人，日文也是他最常用的語言之一。

所以，雖然賴和被譽稱為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，但因他未受過正式的官式中文教育，頂多也是台語漢學，所謂的白話文或北京話，應該他不擅或不會講的文字和語言。其創作乃是以漢文做基礎，結合台灣語文書寫，再輔以其所認知的「華（中）文」翻成混合體漢文，其中夾雜台灣中部地區台語之處甚多。（事實上，台灣的北、中、南的漳、泉腔也略異），有些地方用語並非全台普遍適合，所以讀賴和的小說，一定要搭載時光機，回到近百年前的台灣中部地區，以那時的百姓價值觀及生活方式，且以在地台灣漢語配合地方俚語俗諺等，才能完全明瞭賴和創作的出發點和精髓。

《小說之評論》

賴和逝世於 1943 年，他的「富戶人的歷史」這篇小說，林瑞明教授判定可能是 1934 年左右，應李獻璋《台灣民間文學集》之邀而寫作的系列作品，應該與同性質作品「善訟人的故事」同時代。因其為未完成之殘稿，其中初稿以「台灣文學週報社」之稿紙全篇完成；二、三稿以「東京創作用紙」的稿紙增潤，二稿僅改寫開頭的一小部份而已；三稿則僅僅加寫了前言。

以時序上看，本篇小說距離賴和去世仍將近有九年的時間，為何已經有了二、三稿的增改，卻又沒有正式發表在報章雜誌上？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比起更早之前發表的各篇作品，本篇文字順暢度卻更為滯塞饒舌難讀，原則上不應出現在賴和這種寫作老手身上。唯一的可能是賴和對這篇小說仍不滿意，還想再增加一些內容。甚至是台語漢文書寫後，還沒再用他認定的當時「中文白話文」重頭到尾再潤飾過，所以才成為未發表的作品。

本篇小說內容主要藉由故事主角走街仔先（即賴和類自身經驗），要外出看診時沿途坐著轎子，與前後兩位抬轎的苦力轎夫針對一些話題閒聊，衍生出的諸多人文歷史、鄉野傳聞等故事。其時間跨距並不限於日治當代，內容更包含清治時期的種種民間不確定的傳聞及多重或二手傳播。

以賴和當時的經濟地位，原本就有異於市井庶民，但他以「走街仔先」的身份融入社會底層，觀察這時期普羅大眾的生活日常。賴和成功的扮演「安靜的旁觀者和聽眾」，用類報導的方式，把民間的點點滴滴全部蒐集記錄，甚至很少加入個人主觀的評論，成功的扮演「遠距旁觀者」引言人的角色。

他的小說用字囿於對白話華文掌握度不夠精準，也可能是語言相互切換的落差，或者硬把慣用的中部地區台語翻成漢字。所以，也跟我們目前習慣通用的白話文，產生一定程度的落差。例如：俗語有講：「馬無夜草不肥，人無橫財不富」，又講：「大富由天，小富由勤儉」。現代用語應該是：馬無「野」草不肥和「小富由儉」的失誤。而第一句更在本篇小說中出現多次，寫法也都相同，所以絕對不是筆誤，應該是中文使用認知上直接用漢文翻用的語譯錯誤。……也有些可借來笑罵「素」所厭惡的人，所以要把「牠」來發表。這裡面的素、牠和語法，明顯是地方用法與代名詞的誤用，才會類似有「台灣國語（普通話）」的繞舌情形。

另外，本篇小說也用了許多抬轎的行話，例如：「小！鎮路，帶溜！」（左轉！路中有障礙物，路上也很滑）、「大無地，小掛角！」（右邊有凹陷坑洞，左邊有樹枝或屋角，注意不要撞到轎頂或邊角）、「好，垂手」（好的，放下轎子休息一下）、「交纏！」（前方路上有藤蔓類的，小心會絆到腳）、「好，踢步吞」（調整步伐，原地踏步就好）。在轎子已經停用將近百年後的今日，這些舊有行話的真正意思能保留下來，更是彌足珍貴。

小說中，「走反的時候，各人只顧生命，那管他怎樣。.....永過的人，常遇著反亂，災殃真是受去夠額，反轉對牠不大關心，反來了只顧自己逃生，一任造反的人和做官的去做對頭。不管他怎樣，所以日本反的時，也打算是同款。.....我們當初打算日本仔不久也會走返去，誰能想他竟會直到現今。.....遇著後叔纔想起爹好，台灣人終久是壞，以前逐項多輕省，總不滿足，常常反亂。」以上這段對白，清楚顯示日本因馬關條約取得台灣時，台灣民眾與仕紳階級有著相當大的認知落差。只當日本入（侵）台跟清法戰爭時，和法國人打台灣的「西仔反」是一樣的，打完之後就會撤退，不會留下來統治台灣，所以認定也是一般的戰爭而已。另外，也可能台灣民間常有官民衝突而引發民變或反叛戰爭，所以習慣把戰爭都一視同仁稱之「反」。例如小說後面提到的「爽文反」、「萬生反」、「林文察林文明兄弟拼大和尚」等事件，雖然死傷慘重，百姓命賤如螻蟻，台灣庶民也只能聽天由命。偶有官逼民反而聚眾反抗時，也常因閩客、漳泉、庄頭異同，最終被離間分散而以失敗告終。殊不知這次日本入台是來殖民經營的，跟過去動輒揭竿而起的戰爭完全不同。其中「遇著後叔纔想起爹好」（遇碰到養父、繼父，才知道父親的好）最為傳神，刻畫出台灣人自掃門前雪、以為事不關己時都不在意。

另外，本篇小說也藉古諷今，逐次由走街仔先的口中引出阮厝興起的不堪內幕，例如：「卵鳥仔錢」等。並順勢帶出「爽文反」（林爽文事件）、「萬生反」（戴潮春事件）等台灣史上重大事件。阿罩霧（霧峰）林家林定邦和在地別族林和尚（林媽盛）火拼死亡，以及後來林文察、林文明兄弟率眾為父報仇，攻破林和尚家族的竹圍，將其全家十餘口全部剿殺殆盡的故事。

其中有一段更是令人省思.....走（街仔先）：后來呢？后（抬轎者）：后來準煞去。走：幾十條人命，成百甲的田，就安爾準煞去？后：幾千萬的生命！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，莫說這小可啊.....。上面所描述的藉由林和尚家族被滅，從而推衍到國家人民與土地被強佔或犧牲，來做為本篇小說的結尾，其力道之強足可穿透人心。

《有關賴和文學評論之分析》

賴和這篇未發表的《富戶人的歷史》，通篇幾乎要用台語漢文才讀得通，預判可能還沒將其全部「華語白話文化」，所以才沒有發表在報刊上。與賴和約略活躍在同時代的作家王詩琅（1908-1984）曾說：他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作家。每寫一篇作品，他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，然後按照文言稿改寫白話文，再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。

而本篇小說卻一改過往創作的習慣，沒有先用文言文寫作，而是直接用台式漢文撰寫。從初稿多次塗改的痕跡中可以確認，也印證了李獻璋的說法.....「賴和曾向筆者提及，他在創作之初，先用漢文思考，用北京話寫了之後，再改成台灣話。

至於在本篇小說最尾段，有關阿罩霧「拼大和尚的事」。依據台大歷史系黃富三教授研究：林和尚正式名字為林媽盛，原住柳樹浦庄或瓦礫庄（今台中霧峰區），任職團練總理或兼莊總理，

乃地方上重要頭人。此事涉及十九世紀台灣知名的霧峰林家林定邦命案，及另一林家林和尚被林定邦之子林文察、林文明復仇滅族的公案。賴和好友楊守愚應李獻璋編《台灣民間文學集》之邀，寫了一篇「壽至公堂」，即是反應此一公案的民間傳說。

賴和也在「台灣民間文學集」序文中特別提到，楊守愚寫「壽至公堂」時五易其稿之慎重，並且論及處理民間傳說之態度。賴和說：搜集故事之又一困難，就是一篇故事裡頭，間或涉及殷富大族的先人底行為，致礙於情實關係，不肯照實說出；這是對故事有點缺少理解的。因為先人的行為，原無損於後人的德性，其實，故事要不是經過文字化，牠同樣是流傳於民間的；且由老年人的口中出來，衝進少年人的耳朵裡，其聲響尤覺洪亮；若年代一久，或者穿鑿其說，以訛傳訛，生出怪談，那更是故事本身的不幸。

不過就賴和這篇小說的立意，明顯站在弱勢和受害者的一方。即使「富戶人的歷史」停留在草稿的階段，但綜觀首尾卻也相當完整。文中兩位轎夫（庶民）與走街仔先（知識分子、高社經階級）的對話中，不難看出賴和一貫站在勞苦大眾立場的「左翼文學風格」。這是身為當時社會菁英少有的良知與反思，賴和之所以能成為賴和，當然與心懷黎民百姓有關。

另外，筆者有另外一種奇怪的聯想，寫下「家變」的王文興，文字用法彷彿有如這篇約在 1934 年左右作品的味道。當然，王文興在創作家變時，絕對不可能看過這篇「富戶人的歷史」。該篇小說也沒出現在 1979 年李南衡主編的明潭版《賴和先生全集》和 1991 年張恆豪主編之前衛版《賴和集》。一直要到 2000 年賴和文教基金會委託林瑞明編纂的《賴和全集》小說卷時，才把原稿和二、三稿合併增添、更正錯別，並注解其中比較特殊的台語文和轎夫行話才出版。所以，可見文字使用的張力和各種可能，近百年來總是有人不斷的嚐試和實驗；做為文學使用的戴具，文字本來就可展現捶煉之後的不同風貌。這一點，不只在小說上如此，現代詩的創作上更是履有佳績出現。

◆ 所務紀錄與公告

《台文放送》徵稿公告

《台文放送》是所上/系上全體成員互相交流、抒發心情、與分享學術點滴的通訊刊物。本刊於每年4月、5月、11月、12月下旬定期出刊。在此竭誠向大家公開徵稿！

稿件體例及內容不拘，舉凡所內活動報導、藝文創作（散文、現代詩）、生活分享、研究感想、書籍介紹、觀影心得、旅遊札記等等皆熱烈歡迎。稿件字數希望在300至500字左右（長文亦可，將分期連載），若能提供相關照片更好（須無版權問題）。本刊為學術與生活交流刊物，恕不提供稿酬，但您的大作將會成為系所最珍貴的歷史記錄！

——《台文放送》第95期編輯 敬上

2026年8月

